

改革开放时代的写作学

——《当代写作学40年(1980—2020)》序

方长安

写作是人类重要的存在方式。通过写作,我们描绘山川大地、风俗人情,记叙波澜壮阔抑或云淡风轻的生活;通过写作,我们想象、绘制精神生长的地图,展示生命的高远与深邃;通过写作,我们记录生活之演变、文明之成长;通过写作,个体生命舒展心性,在与自然、他人尤其是自我对话中,获得生命的安适与意义。写作是人类固有的能力与属性,人类的写作史就是文化的沉积史与文明发展史,是生命画卷的延展史,是意义的阐释生成史。

写作学是研究写作特征与规律的学科,写作的丰富性决定了写作学的复杂性。人是写作主体,即便是人工智能写作所引起的一切困扰,诸如传统的写作伦理、情感关系、审美价值、生命体验等所遇到的挑战,在我看来,都离不开作为主体的人,人的问题始终是最根本的问题。人有多复杂,写作学就有多丰富,写作学就是人学,承载着人学的全部深意与广义。所以,从事写作学研究是一种挑战,写作学者应具备相应的胆识与睿智、知识与思想。写作学不仅需要研究作者是谁、写了什么和为什么写的问题,这涉及文化价值认同、情感关系判断,涉及研究主体与写作者的身份关系;而且需要研究如何书写的问题,研究写的形式与方式,研究写作出的文本之传播接受效果,这涉及语法修辞运用及其隐在的话语依据与逻辑,涉及读者、文本传播、意义生成增值问题。写作学以人的书写行为及其历史为研究对象,而书写是在特定时空、历史语境中进行的,既受历史文化、现实社会思潮以及个体审美趣味等制约,又把握与生产文化。因此写作学研究涉及文化创造学、社会心理学与个体表达哲学等,一代又一代的写作学人为此付出了艰辛劳作,我在这里向他们致敬!

当代写作学(1980—2020),是改革开放时代的写作学,它在历史发展的大时代艰难探索,取得了突出的成就。2020年,在中国写作学会创会40周年纪念大会上,我代表学会致辞,其中有这样一段:“我要代表学会,向40年前艰难创会的周姬昌先生致敬,周先生在改革开放初期,以武大人的历史责任感和前瞻意识,克服各种困难,申请创设了中国写作学会,凝聚中国写作学科人才,为中国写作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;我要感谢学会历史上的首任会长吴伯箫、第二任会长臧克家、第三任会长裴显生、第四任会长於可训,他们呕心沥血,谋划学会发展事业,推动了中国写作学科的发展;学会40年历史上,有许多闪闪发亮的名字,诸如叶圣陶、朱东润、丁玲、林默涵、陈荒煤、吕叔湘、周振甫、周大璞等,他们是著名的作家或学术大师,无私地支持中国写作学会,这是我们永远都应该记住的历史。”40年来,全国各地的学者,为中国写作学发展,默默地付出,推动了中国写作学科的建设与发展。现在不少大学设立了写作学硕士点、博士点,培养写作学人才,探索写作教育规律;大家著

作者简介:方长安,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、中国写作学会会长。电子邮箱:fangchangan@126.com。

书立说,写作学研究成果丰硕,在中国写作学会创会40周年之际,我们评出了40年来优秀的写作学著作、教材、论文各40部(篇),它们是40年来写作学教学、科学研究方面的代表性成果。当前,提高写作教育质量成为人们谈论的一个重要话题,为推动中国写作学发展,我们确实应该认真回顾、研究新时期40年中国写作学的历史。

《当代写作学40年(1980-2020)》收录写作学几代学人围绕写作学科发展历史所撰写的系列文章,回顾了中国当代写作学科建设、写作学人才培养、中国写作学会发展,以及写作学研究最重要的学术平台《写作》杂志办刊史等,一定程度上总结了40年来写作学科发展的经验,反思了学科建设中存在的某些问题,并构想了写作学科未来蓝图;从这些文章中,特别是“写作学师友”系列文章中,不难发现当代写作学人对写作学的感情与责任,他们在教学、科研中建立起深厚的情谊,令人感佩。毫无疑问,从内容看,本书在中国写作学科建设史上,具有较为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与理论探索意义。

历史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,中国写作学科也迎来了大好的发展时机。我们应认真思考如何在40年来建设的基础上,进一步推进中国写作学科的发展;应思考当前写作学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,诸如写作学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中的位置、新文科背景下写作人才培养体系创新、师资队伍建设等问题。就目前状况,我认为写作学恐怕应在下面三个方面加强探索与建设的力度。

一是学科定位。经过一个世纪的建设,尤其是近40年的发展,中文学科取得了突出的成就,各二级学科大都有自己明确的研究对象、研究边界、学科定位与属性;写作学研究写作行为、写作特点与规律,其边界看似清晰实则因为写作行为的跨领域、跨学科特点而显得不太清晰。写作学的具体研究范围、研究对象太广泛,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着交叉性,诸如与文艺学、中国古代文学理论、中国现当代文学、修辞学、新闻学、艺术理论等多有交叉,这使得其学科属性不太明确,致使写作学研究往往与文艺学、当代文学批评难以分开,影响了写作学的发展。所以,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学科定位与属性探索,使写作学真正成为特色鲜明的独立学科。二是当代性问题。作为一门学科,不仅要研究其历史,关注超越时空的普遍性学理问题,这关涉到学科的底蕴与厚度;但40年来中国写作学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特点,就是对当下写作问题的关注,这应该成为中国写作学的一个重要传统,加以阐释,并发扬光大。写作学的当代性最重要的体现,就是对当代写作现象的关注,即便是研究传统写作问题,其目的恐怕也该是回应当下写作问题。近些年来,中国写作学会组织研究了中国当代写作生态与生态写作、融媒体写作、创意写作、非虚构写作、科幻文学等现象,进行了专题性探讨,推出了一些成果,这就是对当前写作问题的回应。在今后的发展中,我们应继续立足当下,观察、发现与研究当代社会方方面面的写作问题。三是建设中国写作学派。写作就是一种发现与表达,一种讲述,写作学就是研究表达、书写之学,在新时代,我们应将写作研究与讲好中国故事、提高中国文化自信心联系起来,与塑造中国形象结合起来,所以中国写作学应以世界为视野与言说空间,立足中国,研究中国写作问题,探索适合中国的写作人才培养机制与体系,构建中国写作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,努力建设中国写作学派,在世界写作学领域,发出中国的声音,使之成为世界写作学科谱系中的重要力量。

2021年7月15日武汉南湖